

## 第十三回 許姻倩筆 赴選登科

詩曰：

拙癡不解虛圈套，誤認冰人可代匏。  
筆底生花花解語，笑他往事亦徒勞。

宣公子因訪不出寶珠的消息，正在書房心中納悶，忽接到裴公子一封字兒。只見信皮上寫著呈上“宣仁兄喜書”五個字，不免疑心道：“裴仁兄這封書子怎加一‘喜’字？且拆開一看，便見分曉。”想畢，把書子拆開，抽出信來，見是一幅松江箋，寫詩四句在上面。細細定睛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詩曰：

癡生何必過躊躇，裴寶珠原柯寶珠。  
珠拾江心留好合，難求月老釋前辜。

宣公子看了書子，大吃一驚，只道：“不好了！哪知寶珠竟真是裴年伯救回。他好意與我為媒，我大不該回的那等決絕，又寫了憑據與他，再不懊悔。今日叫我怎好意思去求他？若不去求他，寶珠又在他家，這便怎處？”想了一會，道：“也罷！不如帶了這幅詩箋，前去稟知爹爹，商議如何辦法，或有挽回，亦未可知。”想定主意，拿了詩箋，站起身來，出了書房，來到後堂。見父母俱坐在那裏閑話，向前打了一躬，請過父母的安，一旁坐定，便尊聲：“爹娘呀！寶珠姨妹竟不曾死呢！”宣爺夫婦同吃一驚道：“有這等事！今在哪裏？”公子道：“現是裴年伯救了回去。”便將他詭說寶珠是女兒，即托柯姨丈為媒，我們不允；孩兒又因裴年伯面許為婚，我又寫了絕據，只為孩兒要苦守寶珠，一時莽撞；今當真寶珠在裴年伯家，此事怎處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宣爺道：“你怎知寶珠在裴年伯家？”公子又將聽月樓下看見寶珠在雪洞口，還疑是鬼；後到聽月樓上親見寶珠的詩句，並遇見他的丫鬟如媚，方有些疑心寶珠不曾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“今又接得裴仁兄送來的詩一首，寶珠不在裴府，往哪裏去？請爹爹一看便知。”說著，將詩呈上。宣爺接過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果然寶珠不死，現在裴府。”夫人聽說，也歡喜起來，甚是感激裴爺，便叫聲：“老爺！既是寶珠尚在裴府，裴爺不比柯老為人。老爺，何不代癡兒成就這段婚姻，也不枉癡兒一番思慕寶珠之意。”宣爺搖頭道：“這事很大費周折呢。”夫人道：“婚姻美意，有何周折？”宣爺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只因癡兒堅守寶珠，誓不再娶，他不知裴年兄央了柯老說媒，詭說是他女兒，豈料即是寶珠，遂不允這頭親事。裴爺又當面許癡兒的婚姻，癡兒不知就裏，又寫下絕據與他，再不懊悔，前去求他。裴年兄本是一團美意，我父子反拒絕於他，豈不惱我父子麼！今日水落石出，就是寶珠在他家裏，有何意思再去求他？”公子聽了乃尊一番言語，好似一瓢冷水澆在頭頂上，心中一苦，珠淚雙垂。夫人見兒子這般光景，又是疼兒心重，怕他再想出病來，叫聲：“老爺！你雖這麼說，到底還代癡兒想個法，成全他一段癡想。”宣爺也見公子一旁墮淚，心中有些不忍，便道：“夫人放心。苦我老臉不著，待我親去向裴年兄求親，且看癡兒緣法如何。”夫人點頭道：“老爺親自出馬，事再無不成的。”宣爺笑道：“且莫要拿穩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事不宜遲，且屈老爺今日就去走一遭。”宣爺道：“這個自然。但寶珠不死，夫人可暗差一個的當人送信與柯姨，使他放心，切不可走漏風聲與癡老同秀林賤婢知道。”夫人道：“這個在我。”宣爺說罷，起身即去更衣，命家人打轎伺候。公子此刻方纔改憂為喜，送了乃尊上轎，回他書房靜候好音不表。

且言宣爺轎到裴府，下轎，早有門公通報進去。少頃，裴爺出迎。迎到內廳，兩下見禮，分賓坐定，家丁送茶。茶畢，裴爺道：“宣年兄在府納福，今日甚風吹到寒捨？有何見諭？”宣爺道：“小弟有一件不得已之事，特來負荆的。”裴爺道：“年兄未曾得罪小弟，何出此言？”宣爺道：“前因年兄托柯捨親代小兒為媒，小兒堅守寶珠，是以得罪年兄。今日聞得寶珠是年兄救回，癡兒欲仗年兄成全此事，愚父子感恩非淺。今日小弟一來代小兒請罪，二來面求年兄依允。”裴爺笑道：“年兄今日來遲了，小弟已將寶珠許與蔣相之子了。年兄莫怪。”宣爺大吃一驚道：“怎麼年兄與奸相聯起姻來了？”裴爺道：“年兄嫌小弟家道寒儉，不肯俯允這頭親事，小弟只好仰扳相府，將來做個靠山罷。”宣爺被裴爺說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。裴爺又道：“年兄莫怪我說。非是小弟不欲成就令郎的姻緣，我之設法救了寶珠，為的何來？所以詭說我女，怕的柯老知道，又起風波。就是托他為媒，亦為後日地步。年兄不允親倒也罷了，只可恨你家令郎過於無知，竟當面敢寫下絕據，與我為憑，再不懊悔，向我求親。這是與寶珠恩斷義絕。小弟怕誤了寶珠的好逑，所以另許蔣門。年兄今日到此，挽回無及了。”

宣爺被裴爺說得渾身冰冷，忽想起裴公子的詩句上之意，寶珠並未另許他人，分明叫我兒子服罪，求他乃尊。裴公之言，不可盡信。想了一會，叫聲：“裴年兄！你這些話還有些欺我。”裴爺道：“小弟生平不曾欺過朋友，句句皆是實言，有何欺年兄之處？”宣爺將裴公子的詩句取出，遞與裴爺，道：“這是令郎的詩句，分明寫的寶珠仍待癡兒，不過要他服罪求親之意。今日年兄又說寶珠另許蔣門，豈不是欺小弟麼！”裴爺接過他兒子的詩句一看，又轉口道：“就是寶珠不曾另許蔣門，無奈你的令郎寫的絕據太狠些。”宣爺道：“可借絕據一觀？”裴爺取來與宣爺，看了一會，道：“好大膽畜生！這等無知狂言，怪不得年兄動氣。總是小弟陪罪。”說著，離坐連連作揖。裴爺一把拉住道：“年兄不要如此，快請坐了說話的。”宣爺依言坐定，裴爺便把不允親之後，為你令郎用一番委曲成全之計，纔能引人入勝的話說了。“年兄既說開了，小弟自當從命。只是令郎要喚他到來，待小弟責備一番，方成全他這段美事。”宣爺笑道：“這是理當如此。”說著，把那紙絕據遞與裴爺收了，一而又叫家人飛星回府，速請公子到此議話。家人答應領命去了。

裴爺又向宣爺道：“寶珠雖是我做主許婚與你令郎，到底柯年兄是他親父，怎肯使他父女不認？但柯老直拙，若明向他說，又費一番唇舌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不怕不入我彀中。”宣爺聽說，十分感激裴爺。正要回答，早見他兒子登鰲從外面進來，見了裴爺，很不好意思。沒奈何，向前尊聲：“年伯在上，小侄宣登鰲外日狂妄無知，誤犯虎威，小侄該死。今日知罪不容遁，特來請罪，望年伯看家父分上，高抬貴手，恕了小侄罷。”說著，跪將下去。裴爺一把拉住道：“賢侄，你是不懊悔再來求人的，何必行此大禮？”宣公子道：“小侄的罪，擢髮難數，不過信口亂言，望年伯海涵。大人不記小人之過罷。”裴爺也不叫他坐，只叫聲：“住口！當著你令尊在此，你說信口亂言，如何又寫下絕據與我麼？”宣公子也狡賴道：“小侄何曾寫什麼絕據與年伯的？”裴爺道：“你親筆寫的絕據，你家尊方纔看過，難道冤賴你不成？你拿去看來！”說著，把絕據擲與宣公子。宣公子拾起絕據，也不去看，一陣亂撕，一撕得粉碎，丟於地內。

叫：“年伯呀，小侄何嘗寫什麼絕據，不要冤賴小侄呀！”引得裴爺哈哈大笑道：“這個狡猾兒郎！親事便許了，你聽你尊翁擇日下聘過來。你須依我兩件分付：你若要是洞房花燭夜，須等你金榜掛名時。”宣爺道：“這也是自然之理。”又叫兒子過來，拜謝裴爺成全之恩。宣公子依言要大拜八拜，裴爺只受了四禮，道：“賢侄從此可以無所憂慮了，回去發奮讀書要緊。”宣公子連聲答應。宣爺道：“裴年兄還請何人為媒？”裴爺道：“仍用柯老。”宣爺笑道：“年兄用的好機關。”說罷，父子告別裴爺，上轎而去。裴爺回後，說與寶珠知道，寶珠也暗自歡喜，深服裴爺神機妙算。

次日，裴爺果然請了柯老到來，托他為媒。柯爺心中很不舒服，暗想：“有個女兒還怕沒人家！他既不允親就罷了，一定愛煞這小畜生！”心中雖是這等想，外面又不好推卻，只得代他到宣府去說媒。這一回，一說便成。回覆裴公一邊擇日下聘，無非從豐禮物下到裴府。柯爺是大媒，先領盒過來，與裴爺道喜見禮，坐下吃過茶，有家人來請裴爺寫小姐的庚帖，裴爺就在廳正中桌上，舉筆就寫。方寫一字，忽然兩手亂顫起來，道：“這又是舊病發了。柯年兄，煩你代我一書。”柯爺笑道：“這件事如何代得？”裴爺道：“不妨事的。我女即如年兄女兒一樣，可以寫得的。”柯爺不知是計，便信筆一書。寫畢遞與裴爺一看，連稱很好。忙用喜套封好，裝於盒內，打發人行到那邊去。聘禮一概取入後邊，只留下一對金釵，送柯老為寫年庚潤筆之資。柯爺道：“聘禮如何轉送與人？”裴爺又說不妨事，務必要柯老收了。柯爺方告別。到宣府吃了一日喜酒而回。

宣公子自定下寶珠，心滿意足，發憤讀書。怎麼前去赴選登科，生出別的甚事，且看下文。

---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